



13
1787
61



18
1787
61

始獲釋

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王度時在臺直書卧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

屏風

拾遺記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澈每於月下

清夜舒之常愛寵四姬使坐屏風後外望之乃若無隔惟香氣通於外耳

南史王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虧物理也

唐書太宗引虞世南為秦府十八學士嘗令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書之一無遺失

塵尾

世說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折文句直以塵尾柄确機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客乃悟服

緇罽王導塵尾銘曰誰為質卑御於君子拂穢靜暑虛心以俟許心白塵尾銘曰蔚蔚秀格偉偉奇姿荏弱軟潤雲散雲霏君子運之探玄理微陸龜蒙塵主賦有曰叩易論玄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贖中含道德之祖此形容揮用之趣

如意 吳錄吳大帝之時有掘地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瑞虎如蠅蟬等形時人莫有識者吳大帝以問綜綜答曰昔秦始皇帝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鑿諸山岡起處輒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

文請

禮記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

乃坐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無怍兩手摠衣去齊

尺衣毋撥足毋蹶 離坐離麗兩相立毋往參 成三相馬 有

憂者側席而坐 偏設之別 於正席有喪者專席而坐 不共君於士

不答拜也非其士則答禮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大夫有獻弗親 使人往獻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 親在

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受之 方氏曰不敢私季

武子寢疾矯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唯公門脫

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 失之顯者人皆可知失

聞 記者謙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

主階者升進義主人適者敵體之人曰某固願見 尊長於已

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

事不推吊尊者之喪俟主人哭則往不敢特往吊 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

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慙三辭三

讓而至不然則已慙

史記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耻好禮者多歸之至

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

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

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

無忌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

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

兩人遊甚驩平原君以為安人公子曰平原君之遊徒豪舉耳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

無忌從之遊常恐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以從

遊一統志程頤與兄顯隨父响守廣漢游成都見治茂籬桶者快明就視之則易也因問程若普學此乎仍論未濟男之窮

曰三陽失位也頤又曰易學在蜀見賣漿薛翁於眉叩間與語大有所得篋叟漿翁皆隱君子也

漢書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請求不敢逆所

到衣冠懷之治私書謝京師親故憑几口占數百封親疎各有

意周弘讓書蒼鴈頰鯉而流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家訓書疏千里面日

徐幹謹交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間則奉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

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則君子未命者亦因

農事之隙奉贄以見其鄉黨之同志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遊遠

邦曠年歲者也世之哀矣取士不本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閭閻
 多助者為賢才寡助者為不肖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
 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
 公卿大夫州郡牧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索道
 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尚以得人自矜以下士亭傳常滿
 舉火夜行把臂挨腕叩天矢誓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

潛夫論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
 者大有賒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 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
 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
 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為無意奉贄以為
 欲貸恭謙以為不肖抗揚以為不得此處子之羈薄貧賤之苦

世也

世說皇甫度遠解官歸鄉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書刺投謁受
 遠目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節信在
 門度遠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坐極懽而別時
 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劉季和嘗言苟令君主人家坐處嘗三日香 梁武謂謝景滌此
 生覺芳蘭竟體
 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官遂為諸生傭
 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
 以下坐為貴

稽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
 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

事類卷二

九

行

鳥也開覽李安義者謂富人鄭生辭以出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之曰牛不出頭耳談苑處上朱貞白嘗謂一貴人不禮題其格子屏風云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無

王使卜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下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吳錄顧愷以悻悻廉正聞於鄉黨每得父書洒掃整衣服設几案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

晉書何曾好學博聞武帝拜為太尉性奢侈人以小紙為書勅記勿報即閣閑談昔執政有詩云噪因脩質刺情為答空書又有省判者云省府舊例不答空書

梁書何思澄天監間勅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畧勉舉思澄

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

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與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齎

名刺必盡史廣武君謂武信君曰若使一介奉咫尺之書萬石君傳為中涓受書謁趙廣漢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王凌謂司馬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何敢不至張湯傳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北史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容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

招延賢雋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莊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弊精神乎蹇淺說文讀書版也釋名札擲也編之如擲齒相比也

唐書李邕少知名李矯等薦為諫官拜拾遺東封獻書信陵後

進之流不識李邕降阡陌聚觀望風尋訪蘇司業每謂當時各士曰僕不幸生於衰

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韓退之遺李渤書朝廷士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始見爭先睹之為快

盧光啓受知於租庸使張濬每致書凡事別為一紙朝士效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啓

古今詩話牛僧孺赴舉之秋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年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孺詩曰扮署為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鬪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

之音諸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記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升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

紀聞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少久則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敬踏起退及富鄭公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稍效之

談苑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為之名紙唐李德裕為相極其貴盛人之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

狀謂之門狀

古者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元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不可通用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及自卑達尊如云座前尤非也閣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

哀談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札多稱頓首再拜百拜實非禮也宜定其式禮部議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啟上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人某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唐晉漢等國號犯者悉更之是月又命考服色所尚禮部奏宜尚赤從之

涉筆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左傳趙文子襲其祿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史記張丞相洗沐常先朝王陵夫人臨邛令日往朝相如亦旦見耳然稱朝終嫌同辭漢以後無此矣

音問之謂消息猶言安否善惡消消耗也息生息也後漢書竇皇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息耗即消息也今或顛言息或顛言耗浸失其義

明皇詔將士曰諸將士各好在注好在乃存問之詞杜甫詩好在阮元瑜

賢奕編揚用脩著赤牘清裁既不序赤尺所以唯於執林伐山戴禽經云雛上無尋鷄上無常雉上有文鷄上有赤云赤與尺

通莊子云斥鷃斥亦尺也

代醉編禮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俠者夾也謂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異於古所謂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間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志載司馬溫公之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城廓則不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九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九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手至地為拜今

人或以頓首施于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為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為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謂無據然大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不跪者矣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之異姓婚姻也時揖手推手天揖推手少舉之

古者席地而坐即今之跪也故禮記稱跪皆曰坐以愚意觀之跪則兩膝用力坐則臂近于肱竇嬰行酒故人避席餘皆膝席膝席者兩膝跪而臂已起也管寧坐久惟兩膝着處穿則久而着力者先敝非膝席之謂也古者席地而坐未嘗有荷至晉乃有繩床即今上馬交床之類此用

漸也

禮記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葉拱出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注云兩手薄其心

行別

莊子子不聞夫越之流人手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日見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鼯鼯之徑踉位其空聞人足音楚然而喜矣况乎有昆弟親戚警效於其側者乎

王信報柴將軍曰僕之思歸如痲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勢不可耳

孔叢子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握手而已分皆就路其徒問先生與彼二子別彼有戀戀之心

而先生厲聲高揖始無乃非親之謂乎高曰始吾謂此二子文夫耳今乃知其婦人人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哉而常群聚乎

郭林宗每行逆旅輒躬洒掃及明去後人見之曰此必有道非前此也

大戴記驪駒逸詩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詞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御僕夫整駕

世說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歡樂之娛

江文通別賦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况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台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斷腸百感凄側風蕭蕭而異響曼曼漫漫而異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迤於山

側棹容與而未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露

試 杜甫奉高使君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深送長孫判官問君適

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曹子建詩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

陸龜蒙詩仗劍對樽酒耻為遊子顏

送王判官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隋楊帝龍舟牙檣錦纜黔

陽信使應希少莫怪頻頻問酒盃蕭鳳使玉門關弟蕭勸酒頻頻謂兄曰醉中庶分袂不悲

贈賈侍郎肯訪浣花老翁無為君沽酒滿眼酷與奴白飯馬青

葛送路六侍御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若為後會

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

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桃花之紅柳絮之白皆劍南之春色今不分之生憎

之於春色若無聊賴者何也正以其徒到酒邊以觸忤愁人耳

韓退之贈張籍樽酒相逢十載前君為壯夫我少年樽酒相逢

十載後我為壯夫君白首

古今詩話劉綜學士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送行因進呈

章聖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如李唯秋聲和暮角膏雨逐行軒

揚億閑榆漸落邊鴻度勸到劉郎酒十分朱巽寒恒古木含秋

色祖帳行塵起夕陽孫僅分水冷光搖盡戴家山秋色鎖層樓

章聖謂綜曰并門唐時皆將相出領將之官遣從事以題詠寵

其行後綜寫為御選句畧

瓊言脩道功深已成者自然享六甲行厨有所需舉意即至

泊宅編東坡長短句云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

州張文潛詩云亭亭盡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王平甫愛而誦之不知其出於外此奪胎換骨法也

子瞻詩遠須更置軟脚酒楊因忠傳出有賜曰為君擊鼓行金

傳注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三百

千遊歷紀聞燕太子丹為質末婦秦曰待烏頭白馬生

揚廷秀贈李章子春風畫錦歸吾里羊祐與從弟琇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

容指之

言語

曲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外言不入於相門內言不出於相左鄭厲公謂原繁寡人由伯父無秉言謂無納我之言

莊子大知開開小知問問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知詐漸毒滑滑

相染為毒亂又符頰滑亂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離堅白若

懸字謂能辨析若懸天地之間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循物無礙自保

其真為樂故不言而飲人以和

列子至言無言至為無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列禦寇抱道養其身伯昏瞀人至則戶之屨滿矣不言而出曰

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

矣

史記廝養卒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

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

何欲曰欲得其主耳養卒笑曰君未知兩人的欲耳夫武臣張

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耶夫主與臣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

說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座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座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座市不如以生座市有如座死趙王不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楚割地然後殺座王曰善座因上書信陵君曰座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座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若何應之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絃則諭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

班孟堅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稾書構卻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文楚建走宰嚭諸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誅上官訢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壘死江克

造盡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

世說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論公明為剖析玄旨九事皆明時鄧茂玄在坐言君見為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廣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王右軍與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一

世而亡豈滑言致患耶

王敦為大將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平子言胡毋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雲霧不絕王恭言與阿大語連不得歸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聞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成帝時鄭寬中張禹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

晉帝向餉山濤恒少謝大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少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曰此至佳那得在日燕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焉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王曰長

史自不欲苦物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矛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輓轆卧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取目故也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於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耳香鴨鶉羊饗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薛道衡常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目菩薩何為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衡憮然稱善

韓退之言箴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善其生邪

劉安世問盡心行己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于朝者無隱情退而語于家者無媿辭

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務其所能也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

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家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

曾魯公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

韓魏公與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魏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明道先生為御史嘗被旨赴都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

伊川先生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或曰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伊川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司馬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鈞鏗銘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朱子曰無耻的人未嘗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他行不當事 口銘云病自口入禍自口出此語最妙

人多將言語做不緊要容易說了出來若一一要寔這工夫自是大 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直誠傳獻簡公日以帷薄之罪加于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劬乎

陳忠肅公與人議論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

東軒筆錄陳繹為端朴之狀時為之熱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廷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經時為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直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杜園熱熟皆當時鄙語清波雜志正至交賀多不親往有一士令人持馬行每至一門撼數聲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誣者出視之僕云適已脫籠矣司馬溫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為也脫籠亦為京師虛詐閃爍之謗語

披沙東坡有吃語詩云故居劔閣隔錦官枿果薑桂交荆管竒孤甘掛汲古便僥覲敢揭鈎金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蠶高中冠更改句格各蹇吃姑固狡獪加間閑

代醉編楚師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邛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日於管井而

極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
 號而出之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
 解故曰無河魚腹疾言無禦濕藥將病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
 申叔視廢井而極已申叔又教結茅以表井頂矣乃應又哀十
 三年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對曰梁則無疾纒則有之
 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注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
 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按此乃後世謬語之始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視子孫
 毋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伯宗曰天反時
 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災妖生故文反正為之此
 後世析字之始

荆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取金及錦闌吏止之曰任稔
 任入金錦又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做貴字貝字欠兩點不
 得作日字賀資二字也又四個口盡皆方十字在中央不得作
 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圖字也

東觀漢記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感懷遠夷白狼王
 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有健為郡採田恭譯其辭語輔令
 從事李陵與恭護送詣闕遠夷樂德詩曰提官隗構大漢是治魏冒
 踰槽與天意合罔譯劉脾吏譯平端旁莫支番不從我來徵衣隨旅聞風知唐
 桑艾所見奇異邪毗緝緝多賜布推潭僕遠甘美酒食拓拒蘇便昌樂肉飛局後
 仍離屈伸悉備僕讓龍洞蠻夷貧薄莫支度由無所報嗣陽維僧鱗願主長壽莫釋
 角存子孫昌熾遠夷慕德詩曰僕讓皮尼蠻夷所處且交陵悟日入之部繩動

隨旅慕義路且俛錮出歸日聖德度諾恩深魏茵度洗與人綜邪

流藩霜雪作邪尋螺夏多藐潏瀘離寒溫茵補邪推多入辟危

歸險涉危莫受萬柳不遠術豐附德去俗仍路孽摸慈母遠夷

懷德詩曰荒服之儀荒服犁籍憐憐土地阻蘇邪犁食肉莫碣

龜沐不見罔譯傳微吏譯足漢夜拒大漢縱優路仁携負雷折

險龍觸眉儉狼藏幢高山扶路側祿綠崖息落服淫木薄理歷

髭維百宿猜臣茵毗父子懷棠匹漏懷抱傳言呼救傳告陵陽

臣僕長願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

程大昌曰古無謎字若其意制即伍舉東方朔謂之隱是也隱

者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即後世之謎也鮑照井謎曰一八五

八飛泉仰流仰流垂綆取水而上之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

者折井字而四之則共為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也凡謎皆倣

此註書云大的不會說小的小的常是說大的若要知得大底

非常冷中

間非常熱

詩話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

道我為卿飲靖舉曰夜筵設羅後盛臣拜洗賜兩朝厥荷通情

幹勒厚徵臣雅魯拜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高俱可忒無主大

笑逐為醕觴漢史有樂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

也劉沆亦使虜丹契館客曰有酒如澠繫行人而不任沆應聲

曰在北曰秋吹出塞以何妨

澠水燕談載契丹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其國以為

殊味穴地取之以供王膳相公以下皆不得嘗址使嘗獲至京

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蓋極珍重之也浮休使遼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臠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畏日為隙光射輒死續揮犀戟刀約使契丹戲為詩押燕移離畢看房賀拔支餞行三足裂容賜十北狸蓋亦竹徇獲狸之類

元立怯黑馬赤蓋譯史也以通華夷言語文字世祖常問孔子何如人或應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世祖深善之譯者傳語之人今北方謂之通事南海番船謂之唐船西方蠻徠謂之蒲叉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佛圖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翁秀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劉曜也沈佺期回波詞姓名雜蒙齒錄袍笏未復

牙餅子美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飲子懷君亦齒錄牙餅之比

古今詩話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林詩友于皆樸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即成帝謂其祖鮑曰蓋實才子却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為在原天屬號故鄉為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慎言集魯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薛文清曰為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文清公曰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為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已

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

子

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未信者不可強言以聒之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鈎之 不可強

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乃可常觀後人肆

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為不及古人者

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耻之甚乎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

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

接下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為官最宜

莊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少言沉默最妙已心既存人自生敬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

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筆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

負彼將謂我求其福矣

劉勰曰韓招僕與崇蹊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泄于妻妾也

孔光不對温室之樹恐言之泄于左右也

楊誠齋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

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晁氏客語曰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

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英嘗因晁氏客語而推廣古人有用之言燭之武一言而完璧歸趙申叔

一言而楚莊王不奪人千乘之國茅焦一言而祖龍認母魯仲連

一言而齊人不敢伐魯北鄙藜焦一言而祖龍認母魯仲連

主張子房一言而散沙中之偶語袁盜一語而徹夫人之座席

周勃一言而北軍左袒為劉蘇瓊一言而兄弟不忍爭田曹武

惠王一言而朝唐城陷無一人橫雁鋒鏑寇萊公一言而決策

觀征遼人奪氣王沂公一言而西賊服朝廷有人富鄭公一言而調和兩宮胡澹菴一言而金人不敢南侵二十有四年凡此類者皆所謂一言而興邦者也言出而天下以為口寔者也其利不既溥哉

陳眉公長者言淡薄者必為濃艷人所疑檢束者必為放肆人所怒君子不可以此處變節

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謗孰非名為的而招之射哉故敢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無名聞謗則當自脩聞譽則當自懼

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

千仞祝生小言夫世海也身舟也志舵也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渡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人須張上下千

年眼方不

忍之一守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為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

忍則何事不便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榮事君則無往

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欲學前定無容強求任目前之所有則自如想珍異不獲則心

歉矣自比理以推廣凡貴賤亨通無入而不自得也

戒口頭妄語易戒筆頭艷語難直至兩處皆判削得去方是打

成一片三緘人也

住世出世俱少學問不得不然俗子胸中數斛俗氣何時淨耶

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不然醫俗病者

惟有書耳祝子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人能當下劈斷并

精神歸一路何堅弗破何遠弗到弗然者將從俗且畏名義將從理復牽情緣

余聞之師曰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余謂真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嘵嘵只為不遇先輩先生雖鏘然畢竟坐胸中書少耳

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可以養德人之受用自有良劑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可以養壽醉醴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腸胃清虛可以養神奢而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悶可以養氣故老氏以為一寶

豫章張相公云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礪確以沽名母借公道以遂私情母私小惠以傷大體憑怒徒足損色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忘毀譽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

公怒足以孚衆志坦易足以消群疑伸縮無礙於分中喜怒無溢於法外母偏信為所賣母偏向為所欺母恃健而過勞母乘倦而遷就莫臨機而失好事莫徇世而務多營忿纒興而停氣以思之欲初萌而猛省以遏之

麻城耿司農示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歛然失意泰然此非養盛者不能也

俗情濃醜處淡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學識超卓處也譽而喜毀而愠利則兢害則撓役役然汨於物而不悟囿於俗而不知自振吾耻之

志唯警語題方圓二鑑說 是鑑何取於圓也以圓極其明

人炯然知其圓而不求之以方也漢有張子房唐有狄懷英宋有韓穉圭溫溫豈弟可貫金石可孚豚魚其在千百載之上而其心直照千百載之下吾敬之服之而以象吾之圓是鑑何取於方也以方極其明人炯然知其方而不求之以圓也漢有汲長孺唐有宋廣平宋有包希仁鯁鯁峭直可驚鬼神可撼山岳其人在千百載之上而其心直照千百載之下吾敬之服之而以象吾之方

李叔玄題天下之事公易而私難直易而曲難平易而險難實易而詐難簡易而繁難近易而遠難下易而高難靜易而動難質易而華難無求易有求難出其本心易非其本心難葆也不敏爲其易而已矣

容坐私祝王陽明先生云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曾不敏但願直諒多聞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聖賢豪傑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裨益我身心使毋陷於罪戾不願強我爲人閑說逸吾之名節壞吾之心術且不肖叨嚴抗未嘗狗人一事豈可以事干之人未嘗接人一帖豈可以帖干之人嗚呼由前之說是謂嚴師由後之說是謂損友曾苟不親嚴師而近損友

是謂天地間棄人戒之戒之

別猶子言薛文清謂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病而程伯子亦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可見二事原不可缺一余二十年前亦知向人道說第不曾着實用工夫迺認靜坐為居敬讀書為窮理今追想之吾曷嘗不靜坐哉不過強閉此心都不濟事若真正居敬是大學怕慄法靜亦敬動亦敬坐亦敬行亦敬語亦敬默亦敬此心常醒醒不少放逸一以神明為主宰禪家教人習靜迺云靜坐一件是得毋以後事大為有見李愿中善終日危坐彼時學蓋已進德了吾儕還日於敬上存存不息為第一切要也吾亦曷嘗不讀書哉不過溫習舊聞都不理會若真正窮理是大學致知法思之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不肯含糊將就過去故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小小一事亦必明白透徹至有恰好田地然後已禪家謂兩情相戀乃能變化通靈深為有理藉令事自事而我自我則所與來應者有何繫戀安能成其變化還當隨事研究方與古人做事一樣也既居敬而復能窮理則神日定機日靈天下事處之裕如矣

海忠介剛峯先生嚴師戒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思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競躋巍科陟臚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矣入官而得錢易易焉宮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乎昔有所操今或為恟恟者易之乎財帛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乎將言者而不

能行抑行則愧影寢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自雄乎質冕裳而有媚心焉無能以義自亢乎參之衣狐貉而有耻心焉忘我之為重乎或疲中而氣餒焉不能長江大河浩浩然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諱已之疾凡百所事不免於私已乎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終亦不然乎人非無頭之患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虧爾形上辱爾先矣天以完節付女女不能以全體將之奚顏以立天地間耶俯首索氣縱其一舉而終已於卿相之列天下為之奔趨焉無足齒也

惺心格言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蘊之辭可見聖人之道不假外

求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程子曰事君若周公者可

也可也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可見吾人之學初無止足

胡敬齋曰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天理人欲

而中立者也為學無別法只是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

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為事事皆天理 操持要極其謹密

窮理要極其精微應事要極其詳審規模要極其宏大此君子

無所不用其極也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

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

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効驗處

曹月川曰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

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陳白沙曰學者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嗚呼人所得先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其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共活已耶

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睡有存

李延年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鄒志完曰中庸一篇要在慎獨但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檢點不放過便見工力

問患工夫間斷呂涇野曰出手入眼處皆是功夫焉得間斷又曰飲食男女乃做功處衣服宮室乃觀心處言語動靜乃體驗

處夢寐交遊乃見道處

陽明曰隨地多少邪思狂念這裡一覺都自消融又曰心體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中着不得些子塵沙能得幾何滿眼便昏黑地了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是用力處

楊復所曰學有五字之益五字者不敢與怪不得也蓋孝經之教以不敢爲先田不敢毀傷以及於不敢惡不敢慢不敢言不敢服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之類直至通神明光四海皆不敢致之是則不敢爲孝也大矣羅近溪每見人有過輒提起怪不得三字在口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於有過

而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或未聞善言或未見善行其有過也如何怪得他故以不敢二字持已何等孝敬以怪不得三字待人何等仁慈得此五字當終身受用不盡王龍溪曰吾人學問不得了脫只是一種世情鬧熱心放不下者以功利馳騁為鬧熱上者以事業揮霍為鬧熱最上者以道術能通為鬧熱譬之塵埃與金玉之屑好醜雖不同其為明眼之累則一而已若非徹底懲創與冷落枯淡下來欲與至道相應不可得也至道本淡然無味淡之一字便是吾人對病之藥纔冷淡便是本色纔鬧熱便落世情

蔡虛齋密箴曰勸君莫着半點私但着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着半點術但着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温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狡童又曰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也不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考率然隻語達天聲垂之後世而為經

鄒南皋曰除義路禮門身心無安頓處除親師取友氣質無消融處除遷善改過工夫無着落處除洗心藏密性命無結果處視子小言人遊於道鳥遊於空魚遊於水上下四方呼吸動靜混成一性無所之而不為是子淵得之而曰不能罷非故不罷直是無可罷處子思得之而曰不可離非故不離直是無可離時

崔清獻座右銘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凝陽四偈其一母執來去之勢而為權母固得喪之位而為寵母戀聚散之緣而為親母認離合之身而為我其二母厚養生以累虫蛆母悖積財以累盜賊母陰行險

以累鬼神母巧取名以累造化

先正有言世以三品論士

九品論官官品品之一朝定之自天士品品之百代造命自我

達人窺天先之天閱人中之人窮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終不

以品之一朝易品之百代故百年總歸無涯三立終成不朽

王嘉叟別王龜齡語吾輩會合不可常但當常留面目異日可

以相見龜齡亦嘆賞此言吳康齋曰士君子今日為事草草其

如後人公議何不顧後人公議則非士君子嗚呼吾輩誠念及

異日面目後人公議也其敢草草乎

松窓寤言曰君子不幸而見知於小人宜早決斷小人豈誠於

好德者乎姑藉以壓群論矜已黨馬耳

寇萊公六悔銘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學

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晦翁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

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

司馬溫公曰士君子處己只應於多事中求省事不應於無事

中生有事士君子處人只應於有過中求無過不應於無過中

生有過祝子小言毀人於我不美詭人於我不信慢人於我不

尊成人於我不益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

推謳萬境自
閑人心自問

邵康節曰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

利及物來則割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及與物俱傷矣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嘗置黃黑二豆几案

間自旦之暮每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

初發視之黑多於黃漸久反之既謝事歸一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強於為善亦要在造次間每自防檢

堯夫垂沒舉兩手示伊川曰面前路徑須放寬蓋人生眼界小則觸目墻壁行徑窄則舉足荆榛反此二者是出門無礙天地皆寬

呂涇野曰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濂溪曰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

曾武惠王冬月禁勿葺墻壁謂百虫所蟄動恐傷其生陳文惠公見壞器服輒飭補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仁人無傷生無棄物

一至此

康節詩立身要為真男子臨事無為淺丈夫施為欲似子鈞琴磨礪當如百鍊金在尋常時觀執守當倉卒處看施為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大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為多求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照破萬古事收歸一點真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又無疾之安無災之福多與招客多取招損言言皆可藥石

一等吟云欲出第一等言須有第一等意欲為第一等人須作第一等事

胡文恭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為造物所噓

謝上蔡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

得陶鑄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患枉做作
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筆疇曰稠人廣眾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妬抑亦

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不言而心憾矣如對

官長言清則不清見怒對朋友言直則不直見憎彼不自責其

短將謂我有意為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

色隨問即答庶幾可矣吳岸妻謝氏其子名賀與賓客言及人

勸之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

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賀由是恐懼謹默

國朝豐公慶以爭南城易儲逮獄起家轄河南行部風裁大震

一汚令懼無以解乃以白金為燭致饋公初未省也既而廳子

以告公佯曰試燃之乎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

之耳次日從容語令曰汝燭不燃盡出以易燃者自今無復爾

矣令大恐棄印綬去終亦不明為銀燭事也

東谷贅言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

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已禮賢下士不言忘勢庶於官箴

無忝祝子小言士大夫欲為天地萬物惜生命百姓惜財惜力

為自己惜心神為子孫惜福無如情從恕事從簡用從儉

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

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

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

寇萊公為樞密學士時賞甚厚北史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

縑為衾不可得誰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

不蓄財產後雖出將入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內無聲色之娛
 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范文正公既貴常戒諸子曰吾貧時與
 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其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
 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早亡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
 之樂耶此猶曾子子路臯魚之意

問孝何以爲仁之本近溪曰子不思父母生我千萬劬勞乎未
 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
 之自然悲愴生焉疼痛覺焉即滿腔皆則隱矣遇人遇物必能
 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

楊貞復論讀孝經曰每日清晨默坐閉目存想從自身見今年
 歲逆想四孩提愛親時光景何如又逆想回在母胎中母呼亦

呼母吸亦吸時光景何如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一氣忽然
 自生歡喜然後將身想作個行孝的曾子侍立在孔子之側無

限恭敬無限愛樂李密聘吳對吳王曰爲人子者願爲人兄不願爲人弟兄事親之日長弟事親之日短

蘇明允族譜引喜不慶憂不吊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
 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兄弟而一人之身也何

岐爾我司馬溫公家訓曰兄弟手足也今有斷其左足以益右
 手庸何利乎越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爭利而相害何
 異于越兄弟而手足之親也何爭利害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
 兄弟意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接葉連陰嘆曰木猶欣聚况我
 而殊異哉兄弟之一本欣聚當不啻木矣吐谷渾阿豺疾有子
 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取

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卑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兄弟之戮力外侮真不啻箭矣

右孝友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

上知一冊乎

不敢令公見公歸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刺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不使知淡薄之味

司馬溫公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蔽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嘗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動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殺非遠方珍味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客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恐助之乎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此不足處便

是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也

留不盡之餘

巧以還造化留不盡之餘以還朝廷留不盡之餘

不盡之餘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甚欲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又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東坡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諺曰莫使滿風帆留作轉身地皆是留

有餘不盡之意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饜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右儉約

白沙詩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又曰吾儕生分薄於福敢求

